

建“校中园”，并非长久之计

教育时评

马爱平

在刚刚闭幕的北京两会上，很多民生问题成为代表和委员热议的焦点。作为基础教育界的代表，人大附中校长程小宁建议：利用中小学资源建“校中园”。在当前幼儿园入园难、学费用贵等突出问题背景下，此语一出立刻引起热议。

建“校中园”，这是可行吗？
统计数据显示，到2020年，北京预计将有60万幼儿入园，但北京市现有幼儿园只能解决40余万学位。这意味着两年后将有三分之一的

娃娃入不了园。

不可否认，探索举办“校中园”，共享中小学的教育资源，有望对幼儿园入园难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同时，因为一些学校有较为丰富的办学经验，资金和硬件条件也较为完备，“校中园”也会对幼儿园的管理更加规范。

但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比如，如何按照城市中小学布局规划，加强幼儿园的超前规划，让两者更加有效地衔接？再者，能开办“校中园”的学校究竟有多少，尤其是在年轻人口特别密集的新建居住区、二胎较多的居住区，“校中园”建设能否满足众多幼儿入园的需求？

众所周知，幼儿园教师待遇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社会力量举办的一些早教机构又多以赚钱为目的，难以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笔者认为，只要幼儿教育没有纳入到义务教育范畴，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入园难的问题。将幼儿园开办在小学初中，仅仅是让已有的民办初中高中学校规模更大些。一些民办学校甚至会打着从幼儿园一直到考入清华、北大的一条龙培养旗号，变本加厉的收费。

这没有解决幼儿教育均等化问题，更没有减轻家长在精力和金钱上的负担。

再者，让中小学来管理幼儿园，会把学习知识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安排给幼儿园，这并不符合

幼儿身心发展阶段特点。“校中园”还存在一些隐患，上学与放学的早晚高峰，会让中学附近的道路更堵塞，也会让学区房价格更贵。

在幼儿教育中，让幼儿在玩耍中度过童年对其成长最为重要。相反，一些高收费、高规格的入园探索，反而让幼儿失去了“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的初衷。

将幼儿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体系才是正招。让非营利性幼儿园的比例不低于90%，只保留少部分营利性幼儿园，让有条件的家庭孩子选择高收费幼儿园。

建“校中园”这种做法，只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之计。

图说教育

科学家与教育家相约“科学咖啡馆”



1月29日，来自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和来自海淀区中关村学区的教育专家相聚“科学咖啡馆”，共同探讨“小学科学学什么，怎么学”这一话题。专家们建议，小学科学教育应尊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理解能力，摒弃成人视角；不能一味灌输科学知识或纯粹游戏化，而是要培养兴趣，养成探究事物的习惯，树立科学精神。

“科学咖啡馆”由科技部政策司等单位支持，中科院物理所承办，旨在搭建一个科普交流平台。（成蒙摄 记者陈磊文）

《科学》期刊携手TIE培训中国青年科学家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李中祥(右)与《科学》系列期刊出版人比尔·莫兰(Bill Moran,左)1月28日在北京签署合作备忘录，决定面向中国的科学人才开展高水平培训，服务科技和产业创新，拓宽大洋创新走廊(TIE)。包括培训中国青年科学家和科技人员的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科研计划，提升中国基础科研水平，从而提高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全球科技和创新人才的跨界交流。（清控摄 记者刘晓军文）

内蒙古科技大学无人机担起校园巡逻任务



由内蒙古科技大学学生自主研发的无人机日前承担了校园安防巡逻任务，为这所科技学府增添了又一道浓浓的科技味儿。记者了解到，由内蒙古科技大学的学生们设计、制作的无人机正在不断向简单化、轻量化、低成本化方向发展，最小的无人机只有手掌大小，并携带有图像采集装置，适用于室内飞行。目前，产自内蒙古科技大学的各类无人机，已经开始在影视、工业、农牧林业等社会多个领域行业广泛进行服务。（记者张景阳摄）

动真格！科学与艺术融合不再是空话

将新闻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 李艳

关于科学与艺术融合的话题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停过。

有人说二者本来就泾渭分明，何必非要扭到一起；也有人说二者同源同根，彼此相通；还有人

融合是趋势？高校开始行动了

刚刚过去的2017年11月底，中央美术学院召开了科技艺术教育国际大会。这次大会被认为是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在科技与艺术融合创新发展方向上的一个新起点。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的表态颇有代表性。他说，中央美术学院将研究、探索和建立教育、艺术和科学、技术结合起来的课程内容与教研方法。一方面将科学思维和技术革新引入艺术教育，以新思维激发新想象，把新技术转化为新语言，催生新型艺术形式，形成新的艺术成果；另一方面通过科技与艺术的结合，为社会提供新型应用产品，推动社会创新。这样的变革正在我国不少知名高校发生。

融合是个伪命题？西方教育是这样做的

说起来，大多数普通人最早对科学与艺术融合问题的关注源自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那段著名的言论——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硬币的两面，它们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詹琰学艺术出身，研究科技传播多年，对科学与艺术的融合有许多自己的见解。她曾在《科技潮》杂志撰写“科苑谈艺”专栏，其主旨就是以科学思维审视艺术，以艺术眼光欣赏科学。在她看来，科学和艺术的创作是理性和感性的互相渗透；在科学和艺术创作中，感性的东西和理性的东西不仅并不相互矛盾，甚至还互为影响；而技术、科学与艺术之间，也往往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

说融合是个伪命题，二者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东西。

这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讨论，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最近，讨论开始变为行动，不少高校开始在教学中推动科学与艺术的融合——先有2017年5月中央美院大张旗鼓成立艺术与科技中心，后又清华大学建立艺术与科技的基地，即便浙江大学也“很认真”地召开了科技与艺术的相关研讨会。所以，这次要动真格的了？

变革背后自然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范迪安说，全球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信息时代到来，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形态，为艺术创造带来机遇和挑战。作为艺术教育机构，在传统的专业知识课堂之外，还需要建立起科技与艺术相互交融、相互激发的平台，让年轻一代站在知识创新、艺术创意的新起点上。

不只是艺术类院校忙着拥抱科学，以科学为见长的高校也在努力让自己的学生们“多一点艺术修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导师詹琰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她所在的中科院大学就专门为学生开设了美术史，希望学生们不管是哪个专业都可以多一点艺术知识。



视觉中国

根源未解？几代人方见成效

在詹琰看来，科学家懂艺术、艺术家也懂科学，这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但中国目前的情况实现起来比较困难。“专业之间的严格划分和中学阶段过早的文理分科都是实现科学与艺术交融的阻碍。”她说。

实际上，各个院校改革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大多来自于此。中央美院的学生在专业上到达行业顶尖的过程中，他们接受的理科培养、特别是科学教育少之又少，到了大学阶段忽然来了科学家给他们讲量子力学和凝聚态物理？接受起来实属不易。同样，詹琰在中科院大学为理工科学生来讲《西方美术史》，学生都挺有兴趣。但因为专业课压力，多数学生只是完成课程内容。詹琰认为，这是一个过程，两种素养的交融和提高或许要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

“令人欣喜的是现在的孩子学习能力超出我们的想象，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理科生不喜欢、不接受艺术素养的提高，艺术生搞不懂科学知识。相反，只要他们觉得有必要，他们能快速地接受新东西。”北京印刷学院

设计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史河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以市场应用为导向的北京印刷学院正走在这条变革路上。考虑到自身应用型的定位，他们更强调让科技和艺术结合。史河表示，当传统的纸质媒体、印刷工业逐渐被时代淘汰，新的技术手段、新的媒介方式都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不仅要要有艺术水平，更要懂最新的科技动向和技术手段，就好像以前学设计的学生只要会画画、具有图形符号设计的能力可以，他们需要符合数字化传媒的要求，要掌握3D打印，会利用互联网传播媒介，力争成为技术与艺术有机融合体，这种情况下教学内容和方式必须改变。”史河说。

对学校来说这样的改革并不容易。北京印刷学院获批设立艺术与科技专业后，针对这个专业的培养方案设置、人才选拔、培养目标设定等内容正在进行科学、紧张的建设阶段。艺术与科技如何更好地融合，值得我们共同思考和讨论。

农村教育补短板 观念和公共服务都要变

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张盖伦 实习生 刘润芝

教育部1月25日召开的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在教育系统组织实施“奋进之笔”行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要全面振兴乡村教育，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让乡村小规模学校小而优，小而美。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研究员高政表示，乡村教育是中国基础教育的短板，加强乡村教育，也是在推进教育公平。

县城“大”，乡村“小”

此次工作会议上，陈宝生指出，要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

宝鸡市善公益援助中心负责人张红兵也是一名小学教师的父亲，他表示，宝鸡城区很多学校都是大班制，一个班动辄六七十个孩子。为什么？因为好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区某几所好学校中，家长削尖脑袋也要把孩子送进去。“要是农村就有好学校，我何必费那么大力

送孩子去城里念书呢？”张红兵说。

班级一大，孩子自然难以得到关注，更不要说个性化教学。中国教育科学院教授储朝晖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消除大班额就是为了保障教学质量。

但在乡村，学校都小。孩子住得分散，有些也随着父母进了城。2017年底，由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完成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我国不足100人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共有10.83万个，占乡村小学与教学点总数的56.06%。其中，不足10人的乡村教学点2.58万个，乡村小规模学校普遍存在。

“其实，从教育现代化角度看，小规模学校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而且，乡村小规模学校具有文化传承的作用，它在乡土社会和其所处社区中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高政说。

学校小，年轻人怎么来？

宝鸡市坪头镇新民小学是一所小规模学校，也是一所寄宿制学校。目前，全校共78名学生。校长李文生介绍，去年六年级毕业24人，一年级新招4人，自然减员20人。明年招生形势更严峻，六年级将毕业25人，但周边自然村符合招

生年龄的只有3人。

让李文生忧虑的，除了生源少还有学校的教师队伍年龄结构。“全校共13位老师，老同志就有6位，他们是七八十年代的民办教师返聘过来的，当中最年轻的也56岁了。”李文生感慨，“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师资缺乏新鲜血液。”

乡村教师岗对年轻人吸引力确实有限。就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之前，高政刚刚和一位免费师范生聊了聊。这位师范生在乡村工作一年后，就考上研究生，离开了农村。“从现实来讲，很多本科生、硕士生不甘心苦读多年去农村发展；而且，一些地区乡村教师收入确实偏低。”

他想了几招。比如，从乡村本土选拔教师接受免费师范生教育，再回到家乡从事乡村教育。再比如，恢复传统的中等师范教育，降低学历层次，使得教师安心从教。“也可以将当地大量代课老师经过系统培训后，纳入公办教师编制。”高政说。

寄宿学校里，心理关怀很重要

如果孩子无法就近上学，他们另一个选择，就是乡镇寄宿制学校。

寄宿制学校并不低人一等。相反，很多国外一流的学校，比如美国的私立精英高中，英国的公学基本上都是寄宿制。

只是，寄宿在学校里的孩子，他们对亲情的需求如何得到满足？

“有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增加老师。”高政指出，乡村里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本就与父母分隔两地，由爷爷奶奶隔代抚养。如果寄宿制学校配备有足够的老师，特别是专门的生活指导教师和心理健康老师，孩子反而能在学校里得到更多关怀，更能健康成长。

但问题是配不齐。李文生知道，老师要对学生们的生活进行指导，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和行为习惯，“这是对教育工作者的最基本的要求。但现在小学普遍缺乏专业的生活指导教师，有时我们会从社会上临时聘请人员指导学生管理宿舍。”李文生坦言。

“城里和乡下的孩子应该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但长期以来政府缺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意识，导致城里的学校好一点，乡下的差一点。”储朝晖指出，要真正改善农村教育，观念要改变，执政理念要改变，公共服务也要跟上。

“未来家庭教育计划” 亲子共读公益项目在京启动



1月30日，“未来家庭教育计划”亲子共读公益项目在京启动。孩子们在启动仪式上朗诵《用读书点亮人生》。

当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等在北京举行“未来家庭教育计划——亲子共读公益项目”启动仪式，并发布《2017中国家庭亲子共读调研报告》。

据了解，“未来家庭教育计划”将致力于家庭教育工作，计划用5年时间，打造家长、儿童、专家、志愿者共同参与的家庭教育平台，在全国各地开展亲子阅读调研、故事大赛、捐建亲子阅读馆、专家巡讲等活动。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